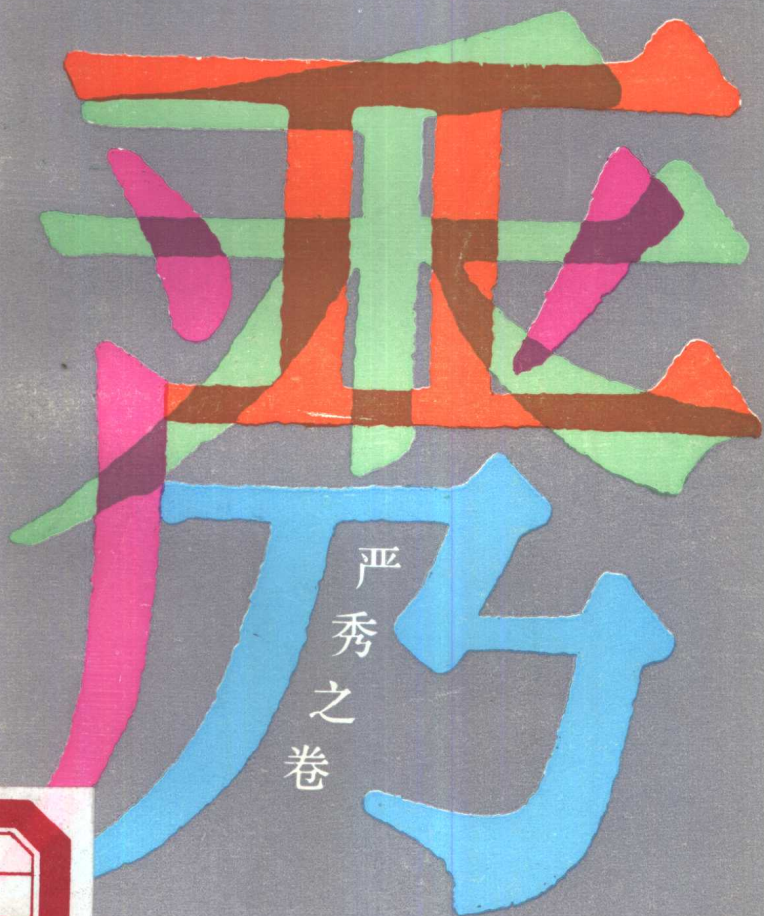


当代杂文选粹

第二辑 严秀 牧惠 主编



严
秀
之
卷



第二辑

严 秀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 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二辑）

严 秀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谢 引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93000

印数，1——9020

ISBN7—5404—0186—9/I·133

统一书号：10456·319 定价：1.25元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论“数蚊子”	1
从“孟德新书”失传说起	5
官要修衙，客要修店	12
“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说	15
九斤老太论	22
论睁眼看世界	25
“便宴”及其他	29
论“歌德派”	38
“深入浅出”及其他	64
重谈“雷峰塔的倒掉”	76
二世而亡乎，一世而亡乎？	84
——豫陕川行小感之二	84
附：一点原则性的修订和补充	97
闻新建杨妃祠墓有感	101
当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走过的时候	106
谈谈三个“三不”	112
从曹操的求才令谈到接班人的德才问题	122
“已有流亡愧俸钱”	127

“好坏互变律”质疑	132
“三一”干部考	137
“五好”先生传	140
千万不能再搞新的“终身制”	143
林彪——希特勒合论	
——四个“念念不忘”的实质是什么	147
谈谈《夜幕下的哈尔滨》	154
附：齐速同去来信摘录	158
致命弱点在哪里？	
——评《又是寒冬落雪时》	161
赶快消灭“文字痰”	165
偷来题目做文章	
——若打击知识分子，便是	169
“批判从严”该休息了	174
怎样对待“出头鸟”	
——是“枪打”还是“保护”？	178
编者后记	182

论“数蚊子”

不久以前，中央有一个部，曾用一个大得可怕的名义，发了一个指示给全国，说过去卫生运动中各地所消灭的蚊蝇等等的统计单位不“科学”，今后在统计这项数字时，要各地以“科学”的单位计算，“蚊、蝇、孑孓、蝇蛹等一律要以个数计”。这个“指示”是堂哉皇哉地发给全国各大行政区的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机关，并要转发到各地去的。

这很象一个技术高超的人编造出来的笑话。但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指示还用的是加急电报哩！

请问发指示的人：府上喷射“滴滴涕”时，你是如何“科学”地统计你所消灭的蚊蝇的“个数”的？还有，在水里消灭了多少“孑孓”，你又有什么“科学”方法可以统计它的“个数”呢？还有，我在写这篇短文时，也用手拍死了几个蚊子，但忘记了统计“个数”，又如何办呢？……按照这个指示，把全国人民一个不漏地全部动员起来，百事不干专门去做“数蚊子”的工作也完不成任务呀！

发出这样指示的人，显然是失掉了理智。照他们这样干下去，大概再饱食几餐之后，就要统计全

国人民的头发有多少根，或者地上的杂草有多少棵了。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曾经说过一段极为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令人痛心的，是毛主席所讽刺的这类“创作”，在今天我们的很多工作中是大大地多起来了，——“数蚊子”的领导不就是这类“创作”中的一种滑稽出品么？

事实上，“数蚊子”这样的笑话，并不是唯一的。象这样的“领导”，在同一部门及其他部门中还很多。光把它们看成一件笑话是不行的，还必须首先把它们看成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一种很沉重的痛苦。

这种事情为什么竟能从起草人一级一级地批上去，又一级一级地批下来，堂而皇之地流毒全国呢？这就说明官僚主义的毛病在我们的不少的机构里是已经如何地浸透了，病情严重，以至有些病人是已经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了。

但是，过去我们鼓励人们起来仇恨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太不够了！以至他们还可以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糊涂人而活下来。今后人们对他们不仇恨行不行呢？不行！建设我们国家的责任，是不能交给

这样的糊涂人啊！

列宁对于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所抱的那种正气磅礴的义愤，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举一个例子。他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中，用了整整四千字去责骂当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在一次购买法国罐头事件中的官僚主义的例子。当时莫斯科处在饥饿的严重威胁中，罐头等在码头待运；但这些机关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党的中央政治局知道了，做了决定，才买了这批东西。列宁说：“为什么在革命后三年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买点罐头，还要经过两次调查，还须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参加以及政治局的指令呢？究竟缺乏什么呢？政权么？不是的。钱也找到了，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一切机关全在工作。究竟缺乏什么呢？就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员（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以及对外贸易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员缺乏文化才干，——他们不能精确地来处理业务。

“当我初次听到这件事情，我就向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提议：据我的意见，除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外（这些委员，你们知道，是不可侵犯的），除了这些人外，要把莫斯科各机关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放到

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禁闭六个钟头，而对外贸易部的工作人员，则禁闭三十六个钟头。哪知现在却没找着一个有罪的人。其实从我所讲述的这中间，很显然是找不出罪犯来的。简直是由于通常俄国知识分子式的不善于实际作事，杂乱无章罢了。”依照列宁的这个提议的精神，我们那些可敬的与“数蚊子”事情有关的机关和人员，应该受到什么样的责罚呢？

列宁极其辛辣地说：“这样工作是不行的。这既不是新，也不是经济，也不是政策，而简直是一场大笑话。”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教育！我们今天不少的事情，比列宁所责骂的例子不知要严重多少倍。象“数蚊子”这样的布置和领导工作，用列宁的话来说，这就是：“这既不是大规模，也不是有计划，不是经济，更不是建设，而简直是一场大笑话。”

“这样工作是不行的。”——紧紧地记住列宁的这一句象洪钟一样的警告吧！让我们对“数蚊子”这样的“创作”象消灭苍蝇蚊子一样地用共产党人的原则性、明确性把它们彻底消灭吧！

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于广州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从“孟德新书”失传说起

《三国演义》是大家都熟悉的一部小说，其中有若干可以独立成篇的短篇小说和一些片段的小故事，特别令人可爱。这里要提起的这个故事，就是这种小故事中十分精彩的一个，或者说，晶莹的象荷叶上的水珠一样的“佳话”之一。

书的六十回，叫做“张永年反难杨修”——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张松献地图的一幕。为了使不熟悉这个故事的人也能够了解，这里不得不用去几行字来介绍这个故事。张松是汉末益州牧（领有今四川一部分土地）刘璋派到曹操那里去的一个小小的使官，到了当时的许都以后，一见面就和曹操顶僵了，曹操的幕僚杨修，看见张松言词锋利，不免引为同调，就出来转个弯，把张松引到下处，两人就此斗起小聪明来。张松故意贬低曹操，把曹操说得一钱不值。杨修为了证明曹操的奇才异能，就取出一卷名为“孟德新书”的东西来，要张松见识见识。张松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原来是曹操的大著，一本研究兵法的杰作。杨修以为这下可以解决问题了，对张松说：“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

035710

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哪晓得张松记性很好，读了一遍就全都被他记住了。他哈哈大笑着：“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瞞足下耳！”说完，就逐字背诵一遍，无一差错。杨修也知道这是张松的过目不忘，故意斗法。

于是杨修就把这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与曹操，要曹操不要简慢张松。你说曹操怎么回答？他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当场就命令杨修一把火烧掉了所谓“孟德新书”！于是乎我们在历史上就永远“失掉”了这么一部一定是具有十分创造性的好书！

这是小说上的故事，我还未细查过，因此孟德新书四字只能用引号，不能用书名号，以免误以为实有其事。至于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全部评价究竟应该如何，也不是本文的事情。但是这个绝顶聪明的、高度智慧的故事本身，却值得一切拿笔杆子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弄艺术创作和一切作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的人们大大的品味一番，无妨把曹操拜为老师：学不到他的这种精神的全部，就学到十分之一也好。

任何的艺术创作和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最贵重的精神是创造。这是一切艺术和科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没有这个精神和见识，就什么都谈不到了。

但是我们在平常却遇见了太多的相反的情形。

华某^①，以抄袭与剽窃“起家”，他所抄的有些还不是“孟德新书”，连“抄乎其下”也够不上。曹操泉下有知，一定羞与这种人同处一个“地府”。

某某某(见《文艺报》和《北京日报》揭发的)，也差不多。盗窃、抄袭，还加上一些垄断、抽头等等的恶劣行为。但是他们以艺术家、作家自命，“搞创作的”，有勇气说得出口！

当然，象这样极坏的典型是不多的。但是，程度比他们轻微，但在基本性质上用抄袭或简单的模拟行为来弄“创作”，来写文章，来著书立说的，却大有人在。

各地的报刊，都曾经揭露过不少这类的现象：从甲报抄一篇什么流行的东西投到乙报发表，甚或就在今报本刊抄一篇不久前才发表的文章“投”到该报该刊发表。这种例子当然是不值得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拿笔杆的人的一顾的。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一些宵小无赖罢了，何足挂齿！是的，谈起来真是有些何足挂齿。问题是，还有一些比他们是挂齿得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走了错误的道路。在各个出版社和报刊工作的人们，就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多来稿，甚至整部整部的、以十万字计算的“著作”，就是简单的抄袭或者改编，而他的蓝本又是一本很普通的、现在还在流传的书。有的人就明白说

我是根据某某一本书、两本书来进行写作的（这里不是指把小说改编成戏剧这一类的情形），这在道德上当然比不声明的好一些，但是在志气上却未免太低下了。他们把创作、科学研究、著书立说的观念完全弄错了，他们以为抄录一遍或者略加改编，就可以堂哉皇哉地印成一本书或印成一篇文章（当然，为了教学方便而印成的基础课程的讲义不在此内）。他们浪费了可贵的光阴，浪费了别人的时间，也浪费了国家的物质财富。这种人中有一部分还是有希望的，他原来只是志气太低了一点，把写作和创作看得太容易了一点，经过帮助和提醒之后，还是可以改正的。但是，另外有某些人就比较恼火^②。他们自己不用功不费力，以有身份有地位的什么家自命，但是演的却是“空城计”，东抄西录，错误百出，简陋到早已赶不上一个青年人的程度而不自知，声势汹汹，完全缺乏自知之明。实在的，这种人比较难办，他如果不大澈大悟，放下架子，关起空城，从头作起，甘当小学生，那么，他就是自甘落后，终究要全线崩溃，老本也要输光的。

曹操的这种精神是不容易学到的，但是必须学。学这个魏武帝，而不要学滕（滕）文公。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连这个志气都没有，取法乎下，那就要仅得乎零，或者，要得乎负数了。

这个问题，对有志于学问和写作的青年人特别

重要。青年人的写作，难免有些地方是要模仿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一般地说，他们的学问不够，见识不广，生活还不深，比较容易满足于弄出一点东西来，至于这个东西是否多少带有一点创造性，却常常不去注意，只要弄出来就满足了，甚至有些骄傲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将来就没有出息。我们必须从年青时起，就要刻苦钻研，幼稚、模仿，有一点是难免的，但是不要以此为荣，而要以此为戒，尽其所能地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不然，就要毁了自己。一个人有没有前途，有没有成就，单看这一点就大体可以作出判断的。

在学术研究上，也要有这种精神。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国科学界在十二年内，要在各种重要的科学部门接近或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水平。这就要我们特别虚心地学习，刻苦地学习，顽强地学习。但是，我们却不能做简单的抄袭者和搬运者，更不能以抄袭和搬运来一点东西而自鸣得意。一面学习，一面就必须同时作创造性的研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决不矛盾的。小说上的曹操这种羞于拾人牙慧的精神，珍视创造的精神，对科学工作者说来，是必须认真学习的。

有人会说，现在中国各方面的著作很不发达，要提倡著作，奖励著作，要求不能过高，你“提倡”如果与别人雷同一点，就一把火烧掉，这是错误的。

不，这是两回事。在创造的道路上，有水准高低的不同，创造性多少的区别，但是单纯的抄袭、复述，却无论如何提倡不得。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多了，真正用功夫的人就懒得动笔了，因为鱼龙混杂，好坏不分，特别是批评介绍工作又很少，有的人就宁肯留着自己看看，也不愿意拿到世面上来了。华某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乱七八糟一大堆抄袭剽窃的东西，把“文坛”占住了，把市场抢去了，而且名气还不小，要想单凭资格、凭名气就可以和他来竞争的人为数并不多，结果不是妨碍了真正的创作是什么呢？不是打击了创造性的研究是什么呢？

百花齐放、繁荣著作是对的。但是这百花都是要有生命的花：有的是牡丹，有的是玫瑰，有的是杜鹃，有的是雏菊，但不能在纸花店里去买一百朵纸花来代替真的、有生命的鲜花。著作也是一个道理，象鲜花一样，它们之间有美妙、香郁、姿态的不同，但总是有自己或浓或淡的芳香，或素或艳的颜色，或强或弱的生命，或多或少的魅力，单纯的抄袭、模拟、复述，就是买纸花来作真花，实际上是一朵花也没有因此而开放。

感谢《三国演义》的作者——这位真正的大手笔，他仅仅用了一千多字的笔墨，就把曹操这么一个雄才大略、器识非凡的人物的个性十分突出地塑造出来了。他恐怕没有想到，他给后人创造了一个